

区区一虚名 撞弯多少腰

文 | 齐世明

名与利是一对孪生兄弟，一副楹联道尽精髓：“若不撇开终是苦，各自捺住即成名。”上联凛然告诫：“若”字的撇如不撇开便成“苦”，为名缰利锁所困，必然苦海无边；下联提醒世人：“各”字的捺若捺住不松方为“名”，唯有驾驭自我，才能坚守本心操守。

古代贤哲常言，利锁难解，名缰难脱。放眼今朝，利或可放下，而求名、逐名的执念却难以根除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张岱所言“名心难化”的症结，从古至今从未消解。

古往今来，例证俯拾皆是。张岱《夜航船》中记载一则士子出丑的窘事：同船僧人请教：“澹台灭明是一人还是两人？”士子答曰：“是两个人。”僧人再问：“尧舜是一人还是两人？”士子笃定道：“自然是一个人。”此士子高谈阔论，无非是想傍“名士”之名自抬身价，逐利诉求不过是多占床位图舒坦，未料在满腹经纶的僧人面前颜面尽失。

时至今日，如那士子般逐名傍名者仍大有人在。正所谓“求名心切必作伪，求利心重必趋邪”，一个“名”字，让多少人折腰！若非如此，怎会有多地争抢“圣人”故里，拼完“祖宗”拼虚头，争完正统争旁门，连西门庆、潘金莲都成了争抢的“香饽饽”？一切皆因“名令智昏”。

“名心难化”，中外皆然。尼采在《尼采的心灵咒语》中写道：“在派对上，有人滔滔不绝、妙语

连珠，有人身着奇装异服，有人交际广泛，有人自我孤立……人人都绞尽脑汁，只为引人注目。殊不知，他们都打错了如意算盘——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是舞台上的主角，旁人皆是看客。”

人潮中，能“引人注目”似乎便能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，想来格外惬意。且慢得意！春秋时期，庄子早已对此类人予以尖锐批判，以“倒置之民”警醒世人：“丧己于物，失性于俗者，谓之倒置之民。”（《庄子·外篇·缮性》）追逐外物而丧己、盲从世俗而失性，便是本末倒置之人。

细究起来，倒置本指颠倒位置、次序或关系，庄子所言“倒置之民”，正是痛斥这类人在物质与世俗的裹挟下，被外在利益与蛊惑之声左右，偏离朴素价值观与理性判断，丢了心中本真，失了应有的人生站位。

大千世界五光十色，难掩“倒置之民”的畸形身影：有的名实倒置——人生在世，真才实学是主宰，如一家之主，而名利不过是偶来的宾客；若喧宾夺主，没了“主心骨”，前路何去何从？有的精神与物质倒置——纵使富甲一方，却精神贫瘠，衣囊鼓鼓而脑中空空……

一个人沦为“倒置之民”，岂能有好结局？倘若任由这般风气荼毒社会，病态土壤终将滋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——君子避之不及，小人当道横行，正气不彰，邪气滋生，最终让歪风邪气与假丑恶大行其道！

元朝人聂以道主政江右一邑时，曾断过一桩民事纠纷，其判决堪称经典，令人拍手称快。

儿子在卖菜途中拾到15锭金，回家交给母亲。母亲大怒道：“咱家不曾有这些东西，该不是偷盗来骗我的吧？得金未必是好事，赶紧归还人家！”儿子听从母亲的话，回到拾金处等待，果见有人来寻金，便将金子完璧归赵。

不料失主却说自己丢的是30锭，硬说拾金者隐匿了一半。二人争执不下，报官至聂以道处。聂以道问明原委，挥笔判道：失主丢金30锭，拾者捡到15锭，证明这15锭不是失主丢的，建议失主再到别处寻找。至于这15锭金，则直接判给拾金人的贤母作为养老金。

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十分鲜明：儿子憨厚诚实、恪守孝道，

古今笑谈



妙断

文 | 敲棋客

母亲深明大义、不贪非分之财，失主不感恩，反而愿将仇报。聂以道则不拘律条，灵活判案，既弘扬了正气，又惩戒了恶人。

然而，阅读历史总让人捏着一把汗，这个案子倘若遇到一个糊涂官，拾金母子与失金者的命运又会怎样？自古以来，因个别法官判罚不公而扭曲社会风气、寒了民心的案例，难道还少吗？



竹杖闲游

东坡建群记

文 | 陈鲁民

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”东坡建群的消息传开，众人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。苏轼乃北宋文坛领袖、豪放派鼻祖，能跻身他的微信群，无异于喜登龙门，跻身文学一级方阵。

“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”最早入群的自然东坡的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。即便无血缘关联，二人凭本事也能稳入圈中，“三苏”声名远播，“唐宋八大家”的美誉绝非虚传。

其次是“苏门四弟子”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，皆受苏轼赏识荐拔，各有绝技：或诗词卓绝，或书法精湛，或文赋出彩，无一人虚有其名。

3位与东坡交厚的僧人亦入选：佛印常与其斗机锋，尽显机智幽默；参寥子因诗才相契，苏轼贬黄州时曾远道探望，同游唱和；辩才精于茶道，苏轼慕名造访，二人品茗论道、相谈甚欢。

好友张怀民也获入选资格。他与东坡同贬黄州，患难与共。怀民在住所修筑亭子，可赏江流浩荡之景，苏轼为其命名“快哉亭”，苏辙还专门写下《黄州快哉亭记》记录此事。东坡孤寂时，常往承天寺寻他谈诗，遂有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传世。

东坡生性幽默，好戏谑。到

文友陈季常家做客，见其妻凶悍跋扈，便写诗戏之：“龙丘居士也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“河东狮子吼”自此流传，这般好友怎会遗漏？

诗人张先比东坡年长46岁，二人乃忘年交，既是文坛知己，亦是生活良伴，常有诗词唱和。最出名的是张先纳妾时，东坡所作打油诗：“十八新娘八十郎，苍苍白发对红妆。鸳鸯被里成双夜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”这般老友，必入群中。

很快，稍有文采的文人雅士几乎尽数入群，达建群上限，只得作罢。

众人皆有才情，争相发声：你发诗词，精彩绝伦；我发文赋，字字珠玑；他发画作，争奇斗艳。一时间群内热闹非凡。

但好景不长，群内成员良莠不齐：有人发广告带货，有人传谣言生事，有人恶语相向，有人拉帮结派……他们皆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东坡不便拉黑删除，只得一再呼吁、重申规矩，却收效甚微。群内乌烟瘴气，东坡沦为“救火队长”，左支右绌、焦头烂额，几日间头发白了大半。

最终万般无奈，他一咬牙、一跺脚：“罢罢罢，解散！”从建群到散伙，恰一月有余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生活就像炖排骨

文 | 阿福 图 | 勾犇

虽然只能吃肉
却不得不为骨头买单
然而没有骨头
炖排骨只能叫作炖肉
炖肉虽也好吃
却失去了啃食的乐趣
生活就是这样：
啃下一块硬骨头
你才能大口吃肉



灶台物语